

曼海姆意识形态思想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比较

张建忠

(华东师范大学 社科部, 上海 200241)

摘要:曼海姆从多维向度对“意识形态”概念作了分析,区分了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和“总体概念”、总体意识形态的“特殊阐释”与“一般阐释”、“评价性”和“非评价性”的意识形态分析方法以及“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曼海姆的意识形态理论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然而,两者在意识形态的性质、“终结”意识形态的路径、履行历史任务的社会主体以及在对存在基础的理解等方面又具有原则性的区别。

关键词:曼海姆;马克思;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11)03-0060-05

在意识形态学说史上,曼海姆可以说是一位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思想家。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曼海姆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从其知识社会学的立场出发,对意识形态概念作了多向度的考察。他既继承了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一些理论主张,又不情愿做马克思主义的注脚,在许多方面做出了自己的拓展和发挥。因此,在某些方面,两者又具有重大差别。

一、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和总体概念

曼海姆意识形态分析的逻辑起点是划分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和总体概念,“当‘意识形态’这一术语表示我们怀疑我们的论敌所提出的观察和陈述时,这一概念的特殊含义便包含其中”。^{[1]56}此时,论敌的观点被视为对真实状况的有意无意的伪装。意识形态的总体含义“指的是某个时代或某个具体的历史—社会集团(例如阶级)的意识形态,前提是我们关心的是这一时代或这一集团的整体思维结构的特征和组成”。^{[1]57}曼海姆对两个概念的异同作了分析。

就共同点而言,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和总体概念都非按论敌的表面言论去理解,而是通过对主体(个人或集团)的社会境况的分析间接地来理解论敌的言论。这也就意味着,主体的社会境况决定着他的思想观念,观念不过是主体“在社

会环境中的地位的功能”。^{[1]57}既如此,就应通过分析主体的生活状况去理解主体的思想观念。

两个概念除了上述的共同点外,更重要的是两者的区别。曼海姆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了两者的区别:

首先,范围不同。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仅关系到论敌的一些具体的主张、陈述和命题等。而“总体的概念则对论敌的总体世界观(包括他的概念结构)表示怀疑,并试图把这些观念理解为他所参与的集体生活的结果”。^{[1]58}

其次,层次有别。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是在“纯粹心理学的水平上”对观念进行分析。比如声明论敌是在撒谎、掩饰或歪曲实际情况,双方在这种情况下仍存在对话的共同基础。相反,如果是意识形态的总体概念,“我们提到的就不是孤立的一组思想内容,而是根本不同的思想体系和广泛不同的经验模式和解释模式。每当我们不仅考虑内容而且考虑形式,甚至把思维模式的概念框架看作是思考者生活状态的作用时,我们便达到了理论的或精神的层次”。^{[1]58}因此,前者是在心理层次上而后者是在精神层次上起作用。

再次,分析方法和预设前提的差异。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主要是通过利益心理学的方法分析论敌思想,它假定利益是对手“谎、瞒、骗”

收稿日期:2010-11-21

作者简介:张建忠(1982-),男,福建屏南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E-mail: jackson@126.com

的原因。而意识形态的总体概念则使用更形式化的功能分析,只客观地描述在不同社会背景中起作用的思想框架和概念结构的差异,它经常基于如下这一假定:一个既定的社会状况与一个既定的观点、见解或知觉总体之间有对应关系。^[158]

此外,曼海姆认为,由于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参照点总是个人;而意识形态的总体概念则把某一个社会集团或社会群体作为思想主体,个体不过是特定社会集团的要素和组成部分。

总之,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主要是在心理层次上“揭底”,虽然这也是总体意识形态分析所需要的,却无法建立社会群体的整体世界观。而意识形态的总体概念试图揭示思想体系与主体社会境况之间的关联,从而为个体判断建构系统的理论框架。由于其深入到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上对论敌进行更彻底、更具摧毁力的批判性分析,因此,它对于我们理解社会生活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也具有从知识社会学加以改造的可能。

二、总体意识形态的特殊阐释与一般阐释

在区分了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和总体概念之后,曼海姆又对意识形态的总体概念展开分析。他认为,意识形态的总体概念意味着人们在怀疑对手的观点时,并未对自己的观点提出质疑,而是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立场、观点绝对化。在曼海姆看来,这是不彻底的,只能称之为总体意识形态的“特殊阐述”。应该将它进一步普遍化,即不仅把对手的观点看作是意识形态,而且也把自己的观点也看作是意识形态,曼海姆称之为总体意识形态的“一般阐述”。

显然,根据总体意识形态的一般阐述,“一个观点和解释方法不再有可能把所有其他观点攻击为意识形态,而自己却被置于免于受到同样被攻击的地位”。^[175]换言之,“所有时代的一切党派都具有意识形态特征”。^[179]曼海姆认为,马克思虽然完成了总体意识形态分析的任务,但他只将对手(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视为意识形态,而将自己排除在外,因而是非彻底的,只能算是意识形态总体概念的特殊阐述。

曼海姆认为:“随着意识形态总体概念的一般阐述方式的出现,单纯的意识形态理论发展成为知识社会学。曾经是党派的思想武器的东西变成了社会和思想史的一般研究方法。”^[179]这样,

不带党派偏见地分析影响思想的各种社会存在因素便成为知识社会学的任务。因此,曼海姆以“意识形态总体概念的一般阐述”这一命题完成了将意识形态中性化、超党派化的过程,并正式引出他的知识社会学的分析路径。通过“意识形态总体概念的一般阐述”,曼海姆实际上从知识社会学视角宣布了意识形态的终结。因为他将意识形态泛化为所有社会集团的思想,使意识形态成了思想观念的代名词,曼海姆也因此开辟了一条有别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分析路径。

三、“评价性”和“非评价性”的意识形态分析方法

与“特殊阐述”和“一般阐述”相对应的是两种意识形态的分析方法。意识形态总体概念的特殊阐述相对应的是“评价性”的分析法,因为他在揭露对手的观点时,把自己的观点绝对化了。曼海姆认为,应避免这样做,转向“非评价性”的分析法,即研究者持中立态度一视同仁地对待各种观点,此法与意识形态总体概念的一般阐述相对应。“意识形态非评价性的广泛、总体的概念,主要可以在那些历史调查中发现,在那些调查中,人们暂时地和为了简化问题,而不对关于所陈述的思想的正确性做出判断。这种方法把自己限于发现某些精神结构与其所存在于其中的生活状况之间的关系”。^[181]即是说,在非评价性的意识形态分析中,调查者不直接评判思想的真理性问题,而是持中立态度描述观点和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通过非评价性的意识形态研究,可以削弱自我神化的趋势,消解独断论倾向。

曼海姆敏锐地意识到,这种非评价性的意识形态分析法实际上暗含了评价因素。他说:“情况似乎是这样:以我们主要用来把握不断变化的现实之流的意识形态的非评价性概念为起点,我们一直在不知不觉中被引向评价性认识论,并最终被引向本体论——形而上学方法。……非评价性的、动态的观点已不经意地变成了反对某种思想观点的武器。”^[189]曼海姆认为,这种从非评价性方法到评价性方法的无形转移,不仅表现了我们思想的特征,它还是整个当代思想发展的典型特征。他认为,在人文社会科学中都不可避免地、自觉不自觉地暗含了各种本体论——认识论的假设,采取评价性的立场。即使像实证主义那样

极力否认本体的和形而上学的判断,但它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天真的现实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本体论预设。既如此,我们就要勇于承认成为经验知识基础的形而上学的假设,这比“口头上否认这些假设的存在更能澄清和促进研究工作”。^{[1]90}否则就像实证主义一样,往往是在正门予以否认之后又通过后门偷偷地给予承认。曼海姆认为,这种包含价值判断的知识并非与科学截然对立,它可以成为客观知识,因为思想和社会历史情境之间存在客观联系,不能以实证主义的狭隘知识观去评判社会科学知识。从中不难发见,同是承认价值判断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不可避免性,但曼海姆与新康德主义者具有重要区别。比如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认为,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是对立的,对于文化而言,我们只能对它进行评价,而不存在获得知识的问题:“关于价值,我们不能说它们实际上存在着或不存在,而只能说它们是有意义的还是无意义的。”^{[2]671}

从“评价性”到“非评价性”再到“评价性”,走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但从上文中我们知道,曼海姆最后主张评价性的方法与他最初反对评价性方法是在两种语境中阐述的。他最初反对评价性的分析法,实际上是反对意识形态总体概念的特殊阐述,即反对研究者将自己观点绝对化;而后主张评价性的研究法,则是认为在社会科学领域,价值判断是不可避免的,在此反对的是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

四、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在曼海姆的意识形态理论中,还暗含着对意识形态的另一种划分方式,即广义的意识形态和狭义的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总体概念的一般阐述”中,曼海姆实际上把与社会存在相关联的思想都看作是意识形态了,因而属于广义的意识形态。然而,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区分中,曼海姆又对意识形态做了狭义的理解。乌托邦思想其实也属于广义的意识形态,因为它也有自己的社会根源。但与乌托邦相对应的那种意识形态,则属于狭义的意识形态。曼海姆对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联系和区别作了详细分析。

曼海姆认为,“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两者都与现实有关,都受现实制约,都属于超越于现实的思想。它们或者批判现实,或者指向

超越现实的理想世界。不过,乌托邦是那些既超越现实又倾向于打破现实的思想观念。他说:“我们称之为乌托邦的,只能是那样一些超越现实的取向:当它们转化为行动时,倾向于局部或全部地打破当时占优势的事物的秩序。”^{[1]196}就“超越现实”而言,乌托邦与意识形态是一样的。但意识形态是一种无法实现的超越观念,“意识形态是超越情况的思想,它们事实上从来没有成功地实现自己所设计的内容。”^{[1]198}比如,“人人皆兄弟”的思想虽然是一个美好愿望,却根本不可能实现,只能是一种慰藉心灵的工具,并不想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对现实并不抱有任何敌意。显然,这种意识形态具有某种欺骗性、麻痹性的功能,起着维护现实秩序的作用。就此而言,意识形态具有保守性,乌托邦具有革命性。

曼海姆坦言,在理论上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做出区分是容易的,但在具体情况下要对两者做出区分是极其困难的。因为乌托邦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往往是相互渗透的,且具有历史变动性,今天的乌托邦可能会变成明天的现实和明天的意识形态。曼海姆以资产阶级“自由”思想为例:资产阶级的“自由”相对于等级奴役制的封建社会,无疑是真实的乌托邦,它包含着实现新社会秩序的因素,有助于瓦解封建社会的奴役制,事实上也的确取得了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等政治自由。但其中也包含了意识形态成分,这种意识形态成分表现为资产阶级的“自由”观念后来成了资产阶级进行经济剥削的辩护词。曼海姆认为,要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进行区分,只有运用回溯性的方法进行“事后判断”:“如果我们回顾以往,似乎可以发现一个相当恰当的标准来衡量什么可被看作乌托邦,什么可被看作意识形态。这个标准就是它们能否实现。那些在后来证明只是歪曲地说明过去或潜在的社会秩序的思想就是意识形态,而那些在后来的社会秩序中得以恰当实现的思想则是相对乌托邦。”^{[1]209}

总体而言,曼海姆对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界定是非常辩证的。除了认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两者往往是相互渗透的之外,还认为现存秩序和乌托邦两者是一种辩证的、互动的关系:“现存秩序产生出乌托邦,乌托邦反过来又打破现存秩序的纽带,使它得以沿着下一个现存秩序的方向发

展。”^{[1]203}同时，他以现实为基点，并以能否现实化为标准划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始终坚持从历史和动态发展的角度对两者做出分析。曼海姆的所有这些观点无不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

五、曼海姆意识形态思想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比较

从以上的内容中我们不难发现，曼海姆的意识形态思想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比如，马克思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出发，从社会存在本体论的角度去批判和揭露意识形态的本质，而曼海姆继承了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核心命题，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去分析思想与存在的关系；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始终坚持从现实出发，而曼海姆的意识形态思想同样具有很强的现实关照，比如他从超越现实及可实现性的角度去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两种思想形态进行了区分；马克思从利益，特别是阶级利益去剖析意识形态的本质，将意识形态看作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为自己的特殊利益进行辩护的观念体系。而曼海姆在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与总体概念等的划分中，也主要着眼于从利益的角度进行探讨，区别在于曼海姆将马克思的阶级利益进一步扩展为群体利益和集团利益（阶级利益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马克思始终坚持动态的历史分析法，认为意识形态是跟随经济基础的变更而变更的，而曼海姆对意识形态等问题的理解也始终坚持历史的动态的观点。当然，我们在此也不得不指出，曼海姆的意识形态思想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在很多方面都具有原则性的差异：

首先，两者对意识形态基本性质的理解不同。在马克思的语境中，“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基本上是在贬义层面使用的，将之视为一种“虚假意识”，具有“伪真理性”“伪人民性”和“伪永恒性”的特点。^{[3]53-60}并把自己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称为与意识形态相对立的“科学”。因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本质上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而曼海姆通过“意识形态总体概念的一般阐述”这一范畴，把所有观点都纳入意识形态的框架中，将意识形态概念中性化了，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真知灼见，而不是虚假意识。曼海姆这种看似彻底的意识形态分析方法，实际上不过是一

种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因为人们在批判对手的观点时，总要为自己树立一个立脚点。如果我们要批判一切，他就会失去批判的前提和基础。即使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怀疑论命题，他也不得不假定一个怀疑的主体和理性的标准作为怀疑的前提和基础。如果真如曼海姆所主张的去分析自己的意识形态，将会陷入黑格尔的“恶无限”，陷入一种没完没了的分析和批判，这种分析方法如果不是不可能，也必定要陷入彻底的虚无化。此外，“意识形态总体概念的一般阐述”也会有消解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的危险。曼海姆明确指出，意识形态分析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独占权”，没有理由不能将马克思对对手的意识形态批判反过来用于批判马克思主义本身。这实际上也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一种阶级的偏见。当然，曼海姆的这种分析方法，对于增强我们的自省意识和反思意识也是有帮助的，可以防止某些独断论的错误倾向。

其次，“终结”意识形态的路径不同。曼海姆通过“意识形态总体概念的一般阐述”这一桥梁过渡到知识社会学，先将所有的思想观念都视为意识形态，并以价值中立的、超党派的知识社会学分析思想与存在之间的关系，从而指出各自思想的片面性。曼海姆试图以此促使人们自觉意识到各自思想的意识形态本质——即都是由特定存在基础决定的，都具有视角性和片面性——以达到消解人们独断论和绝对主义的思维倾向，从而最终实现解决由思想冲突所带来的社会不安的理论抱负。质言之，曼海姆试图通过他所创立的知识社会学去“终结”意识形态。

与之不同，马克思从“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的基本命题出发，推演出通过变革现存社会关系来达到从根本上消灭意识形态的目的。马克思认为，既然意识形态是不合理的现存社会秩序在观念上的反映，那么，要消灭意识形态，显然不能在意识领域自身寻求问题的解决路径，而应以改变社会物质结构为着眼点。他说：“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是理论的任务。”^{[4]127}所以，在马克思

主义的视域中,曼海姆终结意识形态的知识社会学方案,本质上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最后,履行社会历史任务的社会主体不同。曼海姆认为,任何阶级都不具有“意识形态的豁免权”,各种思想观念都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都具有各自的真理要素;同时也都是对总体性的社会存在的某一方面的反映,不可避免地要受特定立场的限制,具有视角性和片面性。基于此,曼海姆一方面试图通过知识社会学消解人们绝对主义和独断论的思维倾向,进而化解思想冲突导致的社会不安问题。另一方面,曼海姆托付一个“自由漂浮”“非依附性”和“受教育”的知识分子群体对各种“偏见”进行“动态综合”,试图以此获得超阶级的、普遍有效的总体思想。

在曼海姆看来,在分工复杂化的当今社会,很少人能够逃离相互区隔的状态,事物的总体本质对于大多数人始终是模糊不清的。一般性的群体,会因自身的职业、社会地位、利益格局等的局限,都只能看到事物的某个方面,视野比较狭窄,他们显然无法完成对各种观点进行动态综合的任务。能对知识进行动态综合的社会群体要有广阔的视野,能保持、利用、吸收历史和现实的各种思想文化成果,同时自身相对不具有阶级性,没有被太牢固地羁绊在社会地位上。在曼海姆看来,具备这些特殊条件的社会群体只能是知识阶层。所以,知识阶层被曼海姆寄予厚望,认

为它是执行“思想综合”的历史任务的社会主体。

马克思走的是科学性与阶级性的统一,认为无产阶级是变革现存社会关系的历史主体和先进力量,无产阶级的原则和全社会的原则是统一的。这一阶级能全面、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是反映历史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科学。

此外,曼海姆虽然也坚持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观点,但曼海姆对存在基础的理解较马克思要宽泛得多。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存在基础”主要是指物质性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曼海姆则把诸如社会地位、阶级、世代、职业角色、生产方式、经济关系、利益关系、群体结构、需要、社团、社会流动性、权力结构以及竞争等都视为存在基础。我们认为,曼海姆和马克思之间的如上区别,归根结底是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原则性对立。

参考文献

- [1] 卡尔·曼海姆.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 黎鸣, 李书崇,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2] 俞吾金, 吴晓明. 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 序卷[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 [3] 周宏. 理解与批判[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3.
-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Comparison Between Mannheim's Ideological Thoughts and Marxist Ideological Theory

ZHANG Jian-zhong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Mannheim analyzed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multi-dimensionally and distinguished the “special concept” from “general concepts” of ideology, “special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gene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general ideology, “evaluative” from “non-evaluative” ideological analysis methods, and the “ideology” from “Utopia.” Mannheim's theory of ideology was influenced by Marx in many ways. However, they showed principled difference in the nature of ideology, the way to end ideology, the social subject to fulfill the historical mission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being.

Keywords: Mannheim; Marx; ideology

(责任编辑 张文鸯)